



贛州贛縣重修學記

皇朝立學徧郡縣縣有附庸有支邑人之言曰
支邑距城近者百里遠者則倍蓰賦租征權間
得移用學校之脩旣已非艱而其士又以城闕
為遠故庠聲序音自振於一邦附庸則不然賦
租征權守皆統之士方萃于郡庠為令者因得
藉口學校名存實否人亦不責備也慶元三年
冬奉議郎司馬蓬來為贛宰深闢其說謂郡庠

教養率限以負今十室必有忠信而曰一州無
遺賢誣其下也上臺戒橫歛州家不苛取邑之
財用有定名或漁于吏或費于侈而曰力不及
於學誣其上也民之師師當如是乎於是節用
度核隱欺首葺大成殿次飾講堂齋舍凡重門
脩廊下至庖湍之所器用所須無一不備舊廩
歲輸米二百斛緡錢僅以百計經營三載括六
鄉間田之所入益錢至三倍既有養士之費則
請于州選補生負寢食于學月書季攷一守成
規春秋奠獻如式文風郁然遂為外邑之表代
更有日書來請記予聞記有二說不贊聖人之
道則勉諸生以學昔在皇祐賢令大理寺丞王
希肇正廟學泰山孫復碑記其實謂夫子道被
萬世非假稱述逮嘉祐中著作佐郎錢顛尤號
賢令學政益脩每以上之教化士之講習告諸人
臨川胡彖大書碑陰即而讀之思過半矣予尚

何言姑舉司馬君之說附先賢之後使來者知
溫國胄緒為政如此非俗吏所能為也尚嗣音
俾勿壞六年十月旦

泰和縣仰山二王行祠記

聖人成民切矣既撫之以仁又惠之有政尚慮
天降之災人為或弗能給則致力于上下神祇
周禮大祝掌六祈是也至小祝復在其目曰祈
福祥順豐年迎時雨寧風旱彌災兵遠罪疾凡
民之所願欲尚有出於此者乎自釋教盛於中
國故又即佛廬而致禱焉蓋神能變化無方佛
能攝受有情其為道雖不同精誠可格則均若
乃聰明正直廣大慈悲兼而有之惟袁州孚惠
廟二王為然王兄弟皆龍也自晉永嘉宅仰山
之獺潭至唐會昌三年蓋五百餘載有僧號小
釋迦名惠寂者來自郴州卜庵此山二王欽其
道行施山為寺而徙廟堵田今寺以太平興國

為名其上廟基存焉治平元年郡人李觀嘗為
記刻石神之歸心釋氏固已昭然而巫祝特牲
牢以為利流膏割鮮神或厭之迨元祐六年住
山佛印禪師了元卜于神曰血祭乎蔬食乎神
曰蔬食哉厥後謁廟者遂以伊蒲塞為饌張丞
相商英適漕本路又為之記功利及物逐日以
新自士庶達于郡邑或繪事于家或塑象僧舍
或祔享別廟祈求者不絕吉州太和縣進士劉
千齡謂非設行祠不足以揭虔妥靈乃即縣西
北五里登科岡背陰面陽創正殿三間鄉人爭
附益之夾以廊廡各十二楹前為門後為寢室
七至於崇釋教祀徐璠與夫樂樓享亭下暨厨
庫罔不具備始事於慶元丁巳之正月落成於
戊午之十月嚴翼輪奐觀者起敬知縣事卓洵
頻歲請禱曰雨曰暘其應如響千齡介予故人
曾寅亮謁文記之惟皇上帝分命山川之神各

主一方捍災禦患載於經傳不可誣已然諸侯
所祭不過境內今二王以神龍有截之威合大
雄無邊之力自袁徧于江西自江西放乎嶺表
咸被其賜而祭享之夫豈泛泛神祠加惠一方
者所可比哉按唐蓋谷神名在祀典而依悟真
精舍詩人美之曰若歲有水旱詔使脩蘋蘩以
地清淨故獻奠無葷羶願借是詩代享神迎之
詞至於封爵之崇事實之衆圖志且在此不復
云六年十一月五日

廬陵縣重脩縣學記

聽訟理財根抵於縣令綱領於郡守人舉知之
至於化民成俗守猶不敢專任况令乎此後世
之通患而非古也三代盛時黨有庠遂有序州
有長縣有正德行道藝以時書之當春秋世其
制已廢吾夫子憂之平居每語其高弟曰君子
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其後言偃宰

武城果用弦歌而治夫君子學道固也小人亦與焉非縣令化民成俗之要歟更秦涉漢古制滋亾董仲舒獨能知之其言曰王者治天下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教於國設庠序化於邑又曰縣令民之師帥所謂教訓之官以德善化民者夫論庠序教訓而及於邑自夫子而後仲舒一人而已惜乎時君莫之能行迨本朝仁宗慶曆中始詔諸縣皆立學高宗中興申命與紹興十四年之春三代盛舉一旦遂復廬陵分治郡城多士所聚而縣庠介于官寺通衢之間無地可展知縣事羅烈雖竭力應詔然規模未備春秋蒸嘗釋奠後率附於州將六十年今令宣教郎豫章黃疇若攝勇懷強容困抑姦待人以忠行已以潔得子路治蒲之政百里旣安歲事仍豐首創祭噐躬率諸生行上丁禮次嚴像設葺殿廡新祭戟甃階渠高其閘閼增舊三尺起嘉

秦改元正月壬戌告成於四月巳丑凡用工三千糜金錢三十萬學租舊六百斛養士不盈四十益以禪居院詭戶田一頃為租六十斛然後歲計不乏又精於問學勤於教導禮文師範兩得其宜於是職事許凌等求文為之記按唐循吏韋景駿傳神龍中嘗令肥鄉後為趙州長史道出舊治民爭奉酒食迎犒有小兒亦在中景駿曰兒曹未生而吾去邑何故來對曰耆老言學廬館舍皆公所治意公古人幸親見之屬聞公府交薦黃君即仕於朝宅日特節典藩道或由此父老子弟必將迎勞如景駿僕雖耄矣儻見之乎是甲午

分寧縣學山谷祠堂記

嘉泰元年秋奉議郎臨江徐筠孟堅宰分寧暮年矣專以儒術飾吏事每詣校宮必進諸生以學顧視山谷先生祠宇在講堂之左陜隘朽弊

丞廣而新之傳像家廟惟肖釋奠賸食則擇族
老能文者曰營主祀事屬予識其成參考圖牒
自唐正元十五年分武寧八鄉以名茲邑西有
幕阜山其高千丈廣袤百二十里脩水北來東
南經縣治凡六百餘里下入彭蠡此山川之最
勝者也黃氏本金華人先生六世祖贍嘗為邑
宰厥後奉親卜居沒則就葬歷三世家脩水上
宦學有聲而先生出焉此世家之可考者也夫
惟山川炳靈世美交濟故其孝友之行追配古
人瓌瑋之文妙絕當世又得眉山蘇文忠公而
師之陳張晁秦而友之是宜光顯于朝共振斯
道乃或不然初坐眉山唱酬棲遲縣鎮後被史
禍竄謫兩川晚以非辜長流嶺南遂隕其命中
間翱翔館殿纔六年耳右史之拜復為韓川沮
止其生不遇如此蓋人衆勝天也高宗中興恨
不同時追贈直龍圖閣擢從弟叔敖為八坐寘

錫徐俯於西府皆以先生之故宸奎天縱至下
取其筆法戒石刻銘徧于守令之庭李杜已遠
遂主詩社身後光榮乃至於此非天定勝人耶
昔孔子在魯魯人指為東家丘歷聘諸侯伐木
削迹無所不有孰知後世郡邑通祀南面巍然
一履之微猶藏武庫聖人尚爾先生其奚憾予
既書其大略又系以辭使遇祀事而歌焉其詞
曰嗟先生之致身何艱難而險阻猗先生之沒
世乃發揚而普謝歸高山與景行極幽遐而爭
覩微岌岌乎當時詎煌煌以終古文配祭其鄉
社俶奉嘗於新宇釀修水以為醪釣修魚而實
俎擷白芽於雙井粲浮甌之花乳尚來燕以來
寧永範摸乎故土九月十日

撫州學記

晉唐以來撫守多名臣至本朝則儒宗鉅公相
繼而生學校之盛固不待言歲久或敝敝又圖

新理也雖然郡守主盟為易教官任責也難慶
元二年豫章胡君元衡來臨師席文風既振復
懷永圖乃大議葺治適學糧贏錢百二十萬太
守陳侯研首捐千緡常平使者王君容及後守
曾侯楷各助十之三漕憲繼之總錢又百三十
萬米不在焉以六月甲寅興工明年八月訖事
凡大成殿御書閣講堂倉廩皆飾其舊內外門
墻廓廡及正錄職事之位東西序之六齋文昌
之軒庖福之所悉昂新之或請記其成太守曰
教官力也弗許教官曰此二千石功也當書會
入官上庠亦復不果今數年矣先日學正鄉貢
進士嚴滋以書遺某前不求文教官謙也歲月
雖久公論故存敢敬以請昔孟子論傳道之序
由堯舜至湯文皆五百餘歲由文王至孔子適
及其期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自任也
惜乎無時無位不得見諸行事退修六藝以傳

萬世今學者幸居學校讀六藝之書旦旦而來
望數仞之墻盍興及有之歎既升其堂盍想聞
金石絲竹之音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
忽焉在後又當晞顏子苦孔之卓夫如是晝而
思之夜復思之則於道也其庶矣乎墨池文祥
姑存故事足矣嘉泰四年六月

廬陵縣三忠堂記

文章天下之公器萬世不可得而私也節義天
下之大閑萬世不可得而踰也吉為江西上郡
自皇朝逮今二百餘年兼是二者得三公焉曰
歐陽公脩以六經粹然之文崇雅黜浮儒術復
明遂以忠言直道輔佐三朝士大夫翕然尊之
天子從而謚曰文忠莫不以為然南渡搶攘右
相杜克擁衆臣虜金陵守陳邦光就降惟通判
楊邦乂執手罵賊視死如歸國勢凜凜士大夫
復翕然尊之天子從而褒贈之賜謚曰忠襄則

又莫不以為然時宰議禮衆論詢詢惟一編脩
官胡銓毅然上書乞斬相叅虜使三綱五常賴
以不墜士大夫復翕然尊之厥後天子從而褒
贈賜以忠簡之謚則又莫不以為然是之謂三
忠雖然此邦非無宰相如劉沆沖之在朝掌力
薦文忠留真翰苑又引富文忠公弼共政今姓
名著在勲臣之令而謚則未聞子瑾孫個俱為
待制迄不能請矧被遇之從臣乎夫然後知節
以壹惠天子猶不敢專亦必士大夫翕然尊之
乃可得耳廬陵宰趙汝廈即縣庠立三忠祠歲
時率諸生祀焉巍巍堂堂衮服有章揭日月而
行學者固仰其煒煌若夫百世之下聞清風而
興起得無慕休烈揚顯光者耶汝廈用意遠矣
嘉泰四年八月日

蜀錦堂記

予以紹熙甲寅十一月遷新第蓋本郡貢院舊

益公文選 卷二 六十九
基也東偏買園數畝地勢坦夷名之曰平種海
棠數百株蟠根老榦強徙以來中為堂三門南
向重簷承留東西兩榮弗陋弗奢明年花開如
錦繡予與十餘客縱目其上皆問何以名堂予
曰未也客試名之或曰公昔以布衣舉送此地
今官一品而居之非錦衣畫行乎予謝曰此安
陽韓忠獻故事君毋戲我客又曰公嘗以天子
命兩帥鄉部縱避忠獻豈不如朱買臣則又謝
曰予惟不才不敢以引綬愛榮四年之中再命
而屢辭賴聖恩從欲許以銷印亦非買臣比也
眾客於是合辭曰公胙蜀土於今三朝花滿錦
城分派茲圃儻不欲自比前人盍以蜀錦為名
上因寓公下指花耳公意何如予謝曰客既合
辭予則無辭乃不果辭慶元乙卯三月望

安福縣重修鳳林橋記

造舟為梁文王初為西伯創物之智也人到于

今賴之漢儒著爾雅乃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
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桴是說也謂辨尊卑
可也河橋何與焉郭璞旣誤以為周公之言孫
炎又從而為之辭其失詩雅之旨遠矣古者郡
邑大率瀕江浮航於水加板其上聯屬綿亘以
達于岸人之往來其道如砥視招招舟子爭濟
于風濤之中險易勞逸蓋相萬也安福壯縣江
西湖南之要津水出瀘溪匯于鳳林其廣三百
尺是橋不知起何時姑以近事考之元豐縣令
上官公穎崇寧縣令上官合增修於二十年之
間邑士歐陽安稷名橋曰上官者從其姓也紹
興庚申令韓邦光復修之鄉先生王公庭珪名
之曰鳳林者因其地也淳熙丁酉令徐輝又修
之邑人劉浚易名濟川則諂矣夫一橋在北門
纔百餘年四修而四壞何也吏惰財殫葺不以
時或葺矣弗良于工故易壞也慶元改元令施

廣厚適逢其壞而尉陳章復能奮身任責相與
掄材選工舉大舫二十而新之治鐵為綆紉竹
為笮圖惟悠久之計士民咸出力相其役起於
季春成於仲秋會太守楊侯方新至首助錢十
萬仍歲留征商送州之餘為後日營繕之備章
吾故人子也請記其事於今累月行授代去矣
安得不為一言夫利涉之功微公家不能成雖
成必壞者物理之常也郡邑無終窮守令有更
易坐視弗恤其壞也速未壞亟葺其費也省今
令尉幸舉職二千石又設儲待其慮周矣徒法
不能以自行顧嗣音者何如耳因為辨漢儒之
矢揭鳳林之舊使後之人知公家之利非一族
所得私若濟巨川非一令所當擬必也即渡名
橋隨壞隨葺乃百世不易之道也二年三月十
五日

萬安縣新學記

學所以明人倫人倫不可一日廢學校其可一日廢乎雖然此王政也故凡君國教學為先而世治則制度在上虞夏商周皆立大小學於都畿諸侯之國亦必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者是也世亂則學校不脩禮失則或求之野故仕王朝者多有不悅學之說以及其大人列國如鄭而青衿不至反朝夕游於鄉之校者是也或疑論語一書如帝王曆數之授受邦國政事之得失大而道德性命之要小而寢食衣服之節罔不於之獨於學校略無問荅抑嘗深求其故乎司馬遷曰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故當是時或問為邦或問為政以致祭祀朝覲征伐盟會治民折獄之類講習之已熟切磋之已至徃徃隨其才器各底于成舉而昔諸事業斯無難者是則傳道育材不在乎辟

雍泮水而在乎杏壇之上洙泗之間也久矣又
何問焉宋興藝祖方四征不庭已數幸國學欽
崇先聖親為之贊列聖繼志首善始京師繇內
及外至于慶曆學校遂徧天下蓋祀先聖先師
於學古也後世郡國廟事而已復古之制且及
于邑則起本朝若守與令敢不敬承吉之萬安
自熙寧五年為縣今將百三十載而學凡三徙
士不以為然慶元戊午夏四月知縣事宣教郎

王牒師道寔來政知後先首闢龍頭書院遂議
新學相方視址捐直與民得地二十餘畝以明
年三月壬子僱工盡十月而殿宇學舍皆成經
史之閣左右生之齋內之庫帑庖福外之門闈
垣墻邃深爽塏幾亞郡學費緡錢以萬計皆士
人所樂輸而官以餘財助之且為經畫悠久贍
給之計纖悉無遺徃來者但視其成而不知其
所以成也諸生請記其事某惟夫子教人非可

一言而盡其論行藏亦豈一端而止然必學成
乃許以仕故說漆彫開之對而惡夫賊費宰之
佞豈嘗使人以政學也哉粵自王道衰而異端
作霸者之後有揚墨楊墨之後有縱橫有申韓
有黃老有諸儒之專門至漢唐以來又設科目
以取士士方拘牽時文或不得一意於學今國
家開設學校惟周孔之教是明惟堯舜文王之
道是適為士者雖藉舉業為入仕之階然平居
父詔其子兄詔其弟自洒掃應對而克乎孝悌
忠信由聞見卓約而極乎高明光大蘊諸中者
既不為淫辭波行所汨則形諸外者亦何適而
不可故施之試程非駁雜之辭進為師儒得模
範之正臨民則為良吏立朝則為名臣舉不出
乎素學於以副治世化民成俗之德意此則賢
令承流宣化孜孜徒學之本心也可不勉歟若
夫江山之勝棟宇之備與夫竹木工役之多寡

宣勞協力之名氏令也能文自詳紀于碑陰此
不復云六年庚申正月旦

池閣記

唐垌字林夫翰林侍讀學士彥猷諱詢之子錢
塘人熙寧四年上書合時宰意用臺薦驟得御
史裏行明年二月擢諫官八月復越班論時宰
責筦庫廣州徙監吉州太和縣鹽酒稅自公退
食學書於官廨池上後數年山谷黃公為令賦
絕句云攀檻朱雲頭欲白不知流落向何州空
餘前日學書地小閣紅蕖取意秋至元祐中蘇
文忠公守杭林夫適赴武昌公得其父舊詩次
韻送行有聞道黃門有父風之句謂父子皆善
書也今令朝奉郎卓洵事三載每葺縣庠增
置博士弟子員通四十人教養課試一視侯類
左序東偏接林夫廢廨故沼尚存乃闢其地創
閣三間為諸生游息之所用漢張芝故事榜曰

墨池著其學書之美請予為之記夫書雖一藝
古人猶不苟如此推而上之進德脩業豈止收
翰墨之功而已或謂林夫進銳退速亦可取乎
予曰吾夫子有言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
乎林夫少年時雖異乎中行要非碌碌之士故
陳襄述古薦之於經筵而山谷追美於已去之
後蘇公復以詩贈別至卓令又表而出之學者
其知所擇哉山谷以元豐三年庚申得太和辛
酉歲方上絕句題十一月已卯蓋壬戌年是月
二日也又明年十二月移德平鎮而去迨慶元
庚申丙甲子矣三月庚辰周某書

塋記

孟媪塋記

佛書云汝未舉心塵勞先起學道者晝夜刮磨
去未銖兩而其積已鈞斤矣所貴乎無心者以
其無此患也某之先夫人乳媪孟氏未嘗學道

而能以無心處世故憂樂不能移物我不能貳
而其死也超然自在卓然竒特有精鍊老僧不
可及者此豈區區刮磨之力哉根器異耳媪東
平人父孟某母李氏以元豐元年正月三日生
少掌適人而其夫凡劣不可依李氏謝絕之携
媪來吾外家乳先夫人方外家隆盛時金帛填
委同輩皆厚自殖媪視之蔑如也顧獨喜博負
雖多懽然無吝容勝亦散之未嘗有所貯積戊
申己酉歲江浙大亂吾家轉輸兵火中而先君
不幸後十年先夫人復謝世蓋多故矣人為媪
戚戚媪固自若也遇博輒抽簪質衣一笑為樂
性淳直閑裕待人如我視我如人與童子言不
異長者人有不直亦嫚罵弗恤其人愧服曰媪
言是吾不怨至於事敵以上與夫逢迎賓客則
又執禮無違雍容可觀見者知故家遺俗自有
體也伯父辰州府君御下嚴甚不假左右以色

獨於媪加禮焉始媪年三十五已受戒屏葷酒
 時時取佛書誦之亦不深泥名相笑歌嬉遊陶
 然自樂如是者數十年當紹興壬申秋卧疾于
 顛會齊述及其與亡弟子柔夜挾媪出城得舟
 下廬陵寓水和鎮之本覺院其病浸劇蓋踰時
 側身而逝十一月十三日也年七十有五時亂
 未定某亦大病幾死子柔遂以茶毗法化媪薪
 盡頂骨如雪而舌不壞舍利綴屬無數緇素駭

碑

永豐縣旌忠廟碑

高宗皇帝中興之三年歲在己酉金虜分道入

寇江浙大擾十一月隆祐皇太后自洪上顛護

衛將杜彥揚舉

當時誤以世雄
奏乃其字也

道叛屠撫之崇

仁縣遂犯吉之永豐知縣事左承議郎宗室訓

之字誨道素懷忠憤有為國捐軀之志至是率

尉修職郎陳自仁拒戰境上分民兵為三一統

益公文選 卷二
賊後一據地利誘以羸卒賊遇伏而敗他盜蟻
附鴟張尉死之侯力不支轉鬪入郛罵賊遇害
年四十四賊視防守營柵歎服而去邑免焚蕩
士民獲全不可計人人德侯奉其柩塋泰和縣
瀘源鄉又附祠城隍水旱疾疫禱焉明年詔贈
朝散郎加直秘閣官其後兩人自仁亦贈通直
郎官一子同立傳國史父之二孫彥橐彥權皆
踐世科歷內外任使慶元五年彥橐以九江郡
歎惟媪性與道合豈以此為異然使不緣倉卒
擾攘之故具棺槨以葬則亦何自見此竒特哉
後幾日瘞其骨于水東金鳳山某處又後十一
年某歸自臨安始為立此石時子柔之沒已四
年矣悲夫

丞沿檄省謁祠墓始從父老歐陽昌等得侯死
所即邑東藥師院隙地創廟三間設侯及夫人
喻氏像尉與享焉廊廡門闥嚴潔相稱以九月
興工六年二月邑官致祭落成郡守趙善鏞
既助工費復上其事于漕漕雷澤下樂安丞吳
魯卿新淦主簿梁季安繼來覈實俱謂侯節義
顯著禱祈輒驗實有功於民嘉泰元年大常擬
賜廟額旌忠六月壬寅制曰可彥楠等請文刻

麗旌之碑乃為作迎送詞歌以祀焉其詞曰

忠死為神仙兮前言孔彰我候兵解兮上

征帝傍民懷德惠兮姓名愈兮天子有命

兮典祀舊疆新宮翼翼兮像設堂堂帝意

若曰民不忘汝汝豈忘徃其廟食從巫陽

春秋致享禮有常牲牢絜肥奠椒觴坎坎

伐鼓舞洋洋神具醉止欣樂康時節謁帝

奏祺祥雨暘以時豐稻梁厲鬼驅除絕寇

攘息江湯湯兮與神之績彌遠而彌長三

年二月辛丑

箴

吉州司戶廳緩齋箴

蒙莊著書假緩戲儒吟表三年佩玦一夫寓言
荒唐亡是子虛孰如經傳衆說之郭薄征緩刑
職分司徒議獄緩死卦畫中孚秦視晉疾和與
緩俱上醫命名得無意乎掾介諸曹盍反三隅
勿以朱博嫉齊之舒懼其奮髯易服走趨當師
謝安理髮自如豈為強禦不遲起居勇義果德

抑難此拘能定能應匪亟匪徐官皆有歲敢儆
終初

銘

益壯齋銘

伏櫪之驥心乎掉鞅燎原者火宿則彌壯有勇
若人併敵一向少固銳於功名晚益堅其好尚
事竟成於有志剛大亨於無妄然後知楚丘之
未始衰而伏波之猶可將也

桂隱銘

衆薈之林勿替以引肆其賢孫環桂而隱一椿

未老六枝其芳昔竇今向清芬相望仕不于身
必在决子同升桂堂斯道如砥

愚谷銘

惟古愚者其直近迂後人反之飾詐有餘日倚
市門相利而趨暑汗其顏寒栗其膚狗苟蠅營
得繞鎚銖自以為智鄙哉小夫我嘉度信其志
則殊字曰子山蓋靜者歟谷以愚名言寓其廬
四時花木十丈崎嶇數竿之竹盈寸之魚樂而
賦之名實允孚之子欣慕亦新厥居有園有壘
可卷可舒有園有畦可植可蔬有丘有壑可陟
可漁有琴有醪可彈可斟春花秋月夏簟冬爐
惟適之安聊以自娛度何人哉希即其徒試叩
斯谷愚智何如谷似應聲子也不愚

香山樓銘

節彼香城屹然中峯是生秀傑惟忠簡公危言
危行巖巖兩崇有開闡孫復閣于宮瞻儀祖烈

益公文選 卷三
推本化工崧高降神申甫實鍾錦屏不磨英靈
無窮咨爾胡氏永亢其宗

馮軫元方琴銘

雷氏斲之肇自開元馮氏寶之不知幾傳我非
知音而理可言心主於內手應乎弦故聲和可
以仰馬意殺形之捕蟬豈特此哉大而歌南風
小則治單父舉不出於斯焉

覺報禪寺鐘銘

金本無聲範鍾乃鳴聲雖在理函空則宏粵若
斯器出虛以成朝擊暮撞警旨發真上通諸天
下徹九京漫聞思脩覺我先靈

塔銘

贛州寧都縣慶雲禪師塔銘

予聞學佛者或於片言啐啄相應或終其身針
芥弗投雖曰根器有利鈍亦繫其功用何如爾
今夫宿植利根固易為力其如學之弗固得之

弗深譬如鋸雖畫沙旋開旋合大善知識每以
為誠鈍者不然如椎鑽石用力雖勞會至大徹
由是言之人而力學道無不至儒與釋異茲理
一也始予僑居贛州識梵山長老文余嘉其樸
茂勤恪類有道者因問悟入之由師為予言我
年十一辭親出家十六為僧十七受戒纔過未
夏即遊諸方惟茲事未竟志寢與食瘡痂徧體
抱膝危坐每聞五更鍾聲輒駭汗曰又過一日
矣勤苦如此鈍不見性自從出世更覺志分若
問悟入實無以對予歎曰近世升坐秉佛號天
人師自謂不能千百無一師非得道肯云爾邪
時雖賢之顧非具眼不能測其淺深也厥後師
住報恩會妙喜果公無垢張公同時北歸士大
夫日往參請師初無言說果獨謂無垢是人所
得端實不可忽也予聞斯語然後知以鈍為利
者師果有焉自是益思與之遊而宦牒推移會

合之日殊少去冬師有過予意方報有書而師
沒矣其徒遠來乞銘且曰吾師之志也追念疇
昔敢不諾諸師福州長溪季氏子受業於本縣
之西禪紹興初至潭州道吾參月庵果公尋究
精專遂相契合命為侍者久之來廬陵為衆迫
請住吉水龍濟山清涼禪院徒興國之梵山寧
都之桃林二十一年郡守李子揚初至嚴峭寡
與以報息望刹廡泉在烏棟宇久隳法席不振
自擇師王之賴民貲少畜施師接以誠懇咸竭
其力堂廡像設次第一新叢林成矣會齊述嬰
城叛緇素宵潰師曰我去寺必墟止不動閱百
二十日賊屢欲縱火加害師隨機解免舍匿土
庶千計亦賴以全居十年引疾求去遂移慶雲
地僻而用足異時主者自殖而已師至則改造
三門規創殿宇理事堅舉老而彌堅掌輿門人
行西園指尋文曰此可營塔待我門人從之未

幾果坐亡實乾道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後八日
茶毗又六日龕焉報齡四十六坐四十一夏度
弟子六人善脩祖機祖賢祖信祖元祖光嗣法
五人住寧都平山彥琛福聖道凝東山虛靜龍
南東山法僧雱都羅田岩義英銘曰

大事因緣 初無二塗 夫人根器

乃有萬殊 介者似正 其蔽也拘

辯者似通 其蔽也踈 彼上人者

異於斯乎 其艱其勤 而實不迂

其退其默 而實不愚 徧參力踐

有終有初 雖則云然 此皆其膚

畢竟何心 茫茫太虛 我以語言

拾其遺餘 師豈是須 尚慰爾徒

寒巖升禪師塔銘

自唐以來禪學日盛才智之士徃徃出乎其間
迹大捨父母之養割妻子之愛無名利爵祿之

念日夜來所謂苦空寂滅之樂於山巔水涯人迹罕至之處斯亦難矣宜其聰明識道理胸中無滯礙而士大夫樂從之游也故人山陰陸務觀儒釋並通於世少許可獨與僧道升游敬愛之如師友予固知升不凡而恨未知識淳熙丙申升既沒其得法弟子本高本鈔聯務觀平日往來詩書為大軸且以同郡人鄭德與行狀及師語錄來屬予銘其塔予未嘗學佛懵不知語錄為何等語也二士徒以務觀之故相守經年不去予愧其勤乃為次第其說師建寧府建安縣人姓吳母游氏初生有肉如環在其左乳人皆異之年十四依本府龍居寺出家肉環隨隱天資聰慧十九為僧即有遊方之志以父早世未忍捨母母沒遂之長樂會圓悟高弟佛智禪師端裕演法於西禪入其室言下頓悟自是機鋒迅發人莫能當佛智移抗之靈隱師為首座

佛智歸師亦還鄉初德與結庵於大王峰之下
名曰寒巖與師有世外約至是居焉未幾泉守
以延福請師出世學者雲集會行計口法拂衣
還寒巖閉門却掃日中一食不復事事作懶散
歌以見志李敦老師閩問諸山佛智嗣子傑出
者雪峰慧忠以師對遂住支持山又從泉守鄧
成材承天之請鄧帥豫章以師志在山林移住
黃龍後帥未知公公欲去適潭師張安國以石
霜來招師兩謝焉行次西山而沈持要自漕遷
師閱師退院牒即命僧徒挽舁以泐潭處之寺
新被焚師來施予輻湊棟宇渙然以年高懇還
建安俄史丞相帥福命師主鼓山嘗謂人曰叢
林荒寒人物委靡此事將如馬鞭節漸尖去矣
益以佛法自任結夏後一日忽問侍僧今日何
日僧曰十六日師曰非也是何日辰僧曰辛卯
師即集衆索紙書偈擲筆而化神色如生後三

益公文選 卷二 九十一
日葬全身于寺南香爐峰壽七十九僧臘六十
丸六住大刹所至五年本高類其說法偈頌語
要行於世讀者當自得之銘曰

古之英材 一出儒術 降及後世

或隱於釋 惟寒岩師 所立瑰琦

有辯其才 有勇其為 生也何心

雲族雨潤 逝也何往 雲散天淨

我不識師 亦未學禪 姑妄言之

然乎不然

跋

光宗御書跋

乾道壬辰春臣佐春官兼直翰苑坐不草新除
兩簽樞答詔以外祠罷光宗在儲極數對官僚
惜臣去淳熙乙未召還孝宗簡注方厚自兵部
侍郎選兼端尹光宗實贊之陪侍六年凡御製
御書或面賜或簽名封送真行燦然寶藏多矣
逮戊申歲獨在揆路孝宗將內禪屢令留身討

論典禮初議巳酉春北使出門即擇日傳授偶
聞大史局言二月旦太陽蝕九分臣密奏云太
子聽政浹旬不應便講避殿之禮可少展否孝
宗大以為然曰朕亦可以當災遂定上旬壬戌
吉因奏太子生於丁卯是日天地德合猶陛下
生於丁未而壬午歲受禪也退不敢以語人至
正月末春坊姜特立相遇云宮中人人知上元
後舉典禮今悄然何也但遜謝云此非外廷敢
與聞特立不悅而退意間言或自此入輔初政
之三月内外交相聘覲遂請照北政紹熙庚戌起
鎮鄉部避言官懇免明年三省擬鄭僑帥長沙
光宗曰周某前宰相合先除授乃知天心念舊
俄而可度甲寅巽位後數月臣亦謝事君臣契
合固非偶然比敬哀高宗孝宗御書一二大者
刻石附以光宗翰墨各為之跋恭念紹興庚辰
孝宗封真王三皇子共置小學教授一員專差

館職選校書郎王十朋充頃之十朋輪對力攻
楊存中又在王邸議賓主禮異同十二月壬子
遷小著解兼職徙越之宗丞而去館職多闕臣
任正字為之首宰執不欲自下越進它人特降
聖旨云今後王府小學教授闕館職學官通差
殆為臣設明日遂用國子博士劉藻丙辰擢藻
祠部郎官當解教授而不解新制墨未乾也是
則光宗就傳臣不得一至講堂詎知六年居唐
省乎敬書以示子孫使知被遇三朝本末如此
為臣不易雖幸免於大戾歸美報上老矣無能
為也抑詩有之倬彼雲漢為章于天言天子為
法於天下也又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言萬民
勸而樂之也臣之志願不在茲乎

跋鄴侯遺事奏藁

右吏部郎新安朱公喬年家藏王荊公進鄴侯
遺事奏藁一通與集中所載增損不同未知孰

為定本公之子元晦為某言先君子少喜學荆
公書多儲真蹟惟此紙有跨越古今開闔宇宙
之氣將屬江西常平使者汪季路刻石臨川仍
錄日錄奏對家傳本語附其後幸為我識之某
亦竊恠宇文黑獺蘇綽能以區區西魏置府兵
強其國及熙寧全盛之時欲創上為義勇則反
以為疑獨何歟蓋東西魏之分孝文立都關中
僅有隴右河西之地風俗尚武兵農未判用新
造之偏方行一切之號令故為力也易今以百
年無事萬里之中國一旦將復古制兵重於汰
農重於括而欲詢謀僉同革習俗之已安故為
力也難昔者堯舜三代雖曰明道制衆然美成
在久立政造事亦非一時所能備彼西魏享國
不長降周汜隋濟以唐太宗之英明方覩成効
荆公因聖語而謂其施有漸蓋知此矣厥後謝
昭文表復云苟貪歲月趣就涓埃是又知時難

得而易失耶故詳論之使後之君子得以考焉

題宜春李椿詩卷跋

始余自湖南歸江西以紹熙甲寅正月三日過
宜春得郡人李椿永年詩書各一通知其種學
績文非一日也屬客衆且余亟行不及款冬十
一月十有三日李君復盡寫詠古詩三百篇携
以相訪蓋平時玩味經史遇古人窮達利害成
敗得失有會於心者各為數韻以紀之議論折
衷徃徃出人意表彼胡曾絕句未足道也求余
言識其後老諄荒廢莫能措辭回思少年間有
是作姑錄一二為答夫投我以驪珠報君以魚
目貴賤固殊矣稠載而徃重橐而歸得無為鄉
人所笑乎

跋蕭唐叟時庵記

蕭君唐叟嘗示予易說矣今復以時名庵而求
宜春歐陽永年為之記謝公昌國楊公廷秀為

益公文選 卷二
之跋而丐予一言夫良止也其象乃曰時止則
止時行則行君既有得於此予固無以伸其喙
雖然剴柔者立本者也所以况卦總主一時之
事也變通者趣時者也所以况爻就一時之中
而趣其所宜之時焉是道也豈特良而已自乾
至未濟諸卦皆然夫惟君子而時中然後動靜
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君其勉之

題羅煒詩彙跋

友人永豐羅永年長子煒天才雋敏而苦於學
遂至隕生子讀其詩彙而悲之永年來予一言
昔人謂詩能窮人或謂非止窮人有時而殺人
蓋雕琢肝腸已乖衛生之術嘲弄萬象亦豈造
物之所樂哉唐李賀本朝邢君實之不壽殆以
此也今於羅氏子猶信

跋康中精紀

天錫九疇一曰五行凡天地人有形則有數有

數則囿於五行是以善卜筮者預能測知人居
其間又顯顯可推者傳不云乎死生有命富貴
在天豈術者之臆說哉春秋戰國前善相者多
若推祿命則盛於漢賈誼譏司馬季主曰高人
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規人財後世又可
知已今士大夫至田夫野老人人喜於談命故
其書滿天下清江鄉貢進士廖中伯禮連舉未
第乃刻意於此會粹數十家之說章分件析考
驗得失校量深淺成精紀三卷携以示予予謂
五行所寓有常焉有變焉常易推也迹也變難
推也理也自非心通意悟不足以盡此古稱善
其事者莫若李虛中萬端千緒叅錯重出學者
就傳其法初若可取卒然失之茲豈易哉廖君
歸矣苟因書悟理則將如由基之射百發而百
中不然讀齊侯之糟粕其中否未可知也

題胡邦衡侍郎撰胡從周寺丞誌文跋

益公文選 卷二 九十八
金昆玉友無復二難鴻筆壞詞有華三絕繡篋中之遺蹟附宰上之豐碑解白墮之嘲倏烏隔世圓朱褒之夢恍若平生偉詩禮之傳芳森兒孫其競爽尚襲藏於手澤期光紹於寶章

唐子西帖跋

眉山唐子西之文盛傳于世不待贊也史稱其論事精密通於世務為宰相張天覺所知歷宗子博士提舉京畿常平貶惠州數年歸蜀而卒

有子曰文若字立夫一字仲懿寬厚秀傑文辭高雅不妄與人交而襟懷灑落人自愛之登紹興五年進士第屢被薦召多在于蜀二十六年入為光祿寺丞遷秘書郎擢起居郎執政有惡其不下已者諷言官誣以事出知邵州改饒州除直敷文閣徙溫州三十一年叅知政事楊椿薦之高宗笑曰今不傲否蓋或言其簡伉也以宗正少卿召再為起居郎明年二月進中書舍

人兼修玉牒官隆興元年以足疾求去正月丙辰除敷文閣侍制知漢州明日改江淮都督府叅贊軍事符離退師例貶秩二等求出幕得鼎州徙江州病丐祠二年某月卒于南康軍年六十晚號遜庵初為鄱陽破豪民一族人稱其政後與罷人王樞密剛中通婚因卜居烏在朝廷若不與事間出議論輒正平無向背高宗將內禪懲靖康吳敏輩自以為功未嘗語人宰執亦不敢問獨立夫請對言不宜迫遽高宗諒其忠與詳論舊事會御批追崇皇太子所生父立夫已書黃因過某歎聖德不可及而疑名稱未安歸白宰相請更黃而堂吏執不可立夫請不已宰相以聞改稱皇太子本生親尋詔侍從臺諫就御史臺會議遂稱皇兄而加贈極品其端蓋立夫發之立夫素主民兵或疑其迂雖予亦不謂然及守九江適虜騎犯舒立夫叅用民兵備

禦整暇人賴以少安其治郡能盡僚屬之才人
皆樂為宣力至簿書期會則不屑屑性既寡合
遇所喜形迹都忘平生不言人過雖有憾亦容
之常曰觀人以初見為定徃徃十得六七少因
讀史悟性理宣州僧宗杲及與子西並遊張天
覺之門名震一時立夫適相遇於荆南先語其
子云我今謁杲彼若叩我我便不服杲望見立
夫遽曰尊公文章滿腹却欠此事君從何處得
來立夫喜且服人兩竒之子輅字德輿亦能文
進德壽宮慶壽古賦後省第入甲等乾道中由
大理司直出通判漢州淳熙十三年冬提轄權
貨務高宗上僊獻嘖議謂合稱祖破禮官之說
又及巷市七日事孝宗下其議會御史察洪翰
林邁首議稱祖非是洪家居待罪孝宗曰議禮
如聚訟何嫌異同於是禮官併疏輅失言給事
中亦乞罷輅復通判隆興府予嘗與立夫同僚

相善又惟文士子孫能世其家如唐氏者未易
多得故傳其事於上舍游君所藏子西帖之後
使修史者有考焉輅今為利州守慶元戊午正
月乙卯

韓子蒼與曾公衮錢叔諸人唱和詩跋

崇寧大觀而後有司取士專用王氏學甚至欲
禁讀史作詩然執牛耳者未嘗無人凡紹興初
以詩名家皆當日人才也今讀韓子蒼與錢遜
叔曾公衮等臨川唱酬略可觀矣或疑所以然
予曰舉子在场屋為學不專為文不力既仕則
棄其舊習難乎新功彼有志之士其操心也專
其學古也力譬之追風籟雲之驥非繩墨所能
馭故子蒼諸賢往往不由科舉而進一時如程
致道呂居仕曾吉甫朱希真皆是也其又奚疑

宋連判 兩奏橐駝

右故廣西運判宋公奏章四橐公以紹興二年

二月為衡陽太守當孔彥舟馬友曹成諸劇賊破城侵境之後黎庶凋瘵百孔千瘡官軍征戍日夜往來資糧靡履應酬無虛日而能悉心撫摩臨事整暇奏課遂為湖南第一四年三月代還此陞對所陳也如乞諸郡置將乘時和糴與夫鞭策諸將早圖恢復皆中興急務深契高皇之心畀以使節將試用之攬轡踰年奉祠遽歸沒於臨川二子子伋子儵仕皆弗顯其孫文祚等得此遺墨俾其識其後公之守衡也舅氏王公籍實貳郡事奉外祖母衛國太夫人在焉又叔父靜江府君侍祖母秦國夫人宰屬邑之安仁某時年七八歲侍先夫人省秦國衛國於衡尚能記公之政今遺書大略如此公諱昞字景融蓋鄭國元憲公曾孫而外祖母之姪於先夫人為表兄云

黃山谷書唐人詩跋

右山谷大書一軸紹興末外舅御史王公彥光
守漢或帥瀘時得之今將四十年其孫紹祥携
以相示昔山谷謫居多作字以遺蜀人中興後
凡東南士大夫之為監司郡守者往往有所獲
而歸歲月既久遇其良輒取之群無留良焉詩
不云乎尚有典刑

題東坡上薛向樞密書跋

薛恭敏公元豐元年九月自樞密直學士工部
侍郎知定州召入西府蘇文忠公昔嘗與之論
天下事今復貽書深切著明如此責善為有加
矣薛本以理財論兵進及在政路首尾三年同
列質以西比事則養威持重未嘗啓其端最後
詔民蓄馬旣奉行復欲反汗為舒亶論罷聞義
能徙不善能改未必不因蘇公之書比夫患失
遂非者有間矣元祐間特被褒表豈無所自耶
公作此詩年四十三是日其生朝也身為二千

石士民當盈庭為壽不則與家人飲食燕樂乃
齊心呵凍極陳國計其賢於人遠矣官本不載
此書於集惟麻沙本及別集有之故人劉錢壽
史君之子宗奭兄弟家藏真蹟慶元戊午七月
旦以示前進士周其敬題其後

楊廷秀贈族人復字道卿詩跋

江西詩社山谷實主夏盟然四方人才如林今
以數計未為多也誠齋家吉水之湓塘執詩壇
之牛耳始自宗族延及郡邑孰非闖李杜之門
晞歐蘇之蹤者粵無罇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
車夫人能為之尚可以社名乎家生執戟郎又
拔乎其萃者也

富鄭公與李中師帖跋

四朝國史李中師本傳言中師在河南治辦刻
深厚結中人神宗嘗稱其治狀富公為相奏曰
陛下何從知之帝默然中師平昔事公謹者望

其薦已聞公此對勢應匿怨後與編戶同敷役
錢聊以逞憾非但徇時而已公遇李厚於私覲
或不能免上前臧否自有公論違恤小人之怨
乎

楊廷秀石人峯長篇跋

韓子蒼贈趙伯魚詩云學詩當如初學禪未悟
且遍參諸方一朝悟罷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
章蓋欲以斯道淑諸人也今時士子見誠齋大
篇短章七步而成一字不改皆掃千軍倒三峽
穿天心透月脅之語至於狀物恣態寫人情意
則鋪叙纖悉曲盡其妙遂謂天生辨才得大自
在是固然矣抑未知公由志學至從心上規磨
載之歌刻意風雅頌之什下逮左氏莊騷秦漢
魏晉南北朝隋唐以及本朝凡名人傑作無不
推求其詞源擇用其句法五十六年之間歲鍛
月鍊朝思夕惟然後大悟大徹筆端有口句中

益公文選 卷二
有眼夫豈一日之功哉吉水羅惠卿之子旦示
公石人峰長韻讀之如身履羊腸耳聞斑寅心
膽震悸毛髮森聳詩能動人一至是耶予懼夫
不善學者欲以三年刻楮葉之巧而晞秋花發
杜鵑之神望公將壇竭蹶趨之非但失步邯鄲
且將下墜千仞故歷叙公真積力久乃入悟門
證子蒼之知言

張子韶與陳朝彥序跋

張公子韶以布衣奉大對氣節凜然既登近班
不改厥度久竄廋嶺之陰所養益厚蓋劄者也
其告同年富沙陳朝彥反引楊中立溫柔寬厚
之教以煉金為喻朝彥剛正抑可知已學者讀
蘇文忠公劄說於此不能無疑予謂二者皆是
也舜命夔教胄子曰劄而無害皋陶告禹曰劄
而塞洪範曰沉潛劄克高明柔克蓋天為劄德
猶不干時况在人乎彼無禮不可治民如子玉

者不學其蔽也狂如六言者壹之而不改如陽
父者或瘞或塞或不知克之過也子韶所戒其
在茲歟若蘇氏則明言剗者必仁夫人至於仁
剗不勝用矣不仁必害物焉得剗予故曰二者
皆是也朝彥諱庭傑紹興癸酉自南康宰辟廣
西經略司幹官子韶時在南安以序及長短句
送之乾道丙戌朝彥掌除司農丞未上而卒其
子希黯為廬陵郡督郵出子韶真蹟敬題其後

曾無疑所藏二帖跋

予家藏石曼卿大書籌筆驛詩宛類顏魯公心
畫今友人曾無疑又示其行草二十字絕似柳
誠懸范文正公示曼卿之筆顏精柳骨諒哉

秦少章詩卷跋

古秦少章古律詩一卷宗人愚卿兄弟示予求
跋昔東坡蘇公送少章詩云秦郎忽過我賦詩
如卷阿句法本黃子謂魯直也二豪與楷磨謂

其兄少游及張文潛也又云瘦馬識驂耳枯桐
得雲和其見稱許如此今卷未有和錢象仲越
州見寄一首東坡蓋嘗次其韻云二子有如雙
白鷺隔江相照雪衣明嗚呼少章詩名為不朽
矣

跋向子諲遺事

靖康二年二月半金虜議以張邦昌帝楚三月
七日受冊二十八日虜兵方下城京畿運副兼

淮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向公子諲以是月二
十六日牒廬帥馮詢及淮西提舉鹽香范冲令
密察邦昌家屬聽大元帥康王之命是時邦昌
尚未退聽而公憂國忘家明于逆順具存印檢
紹興二年胡文定公安國貽書宰相秦檜曰向
某忠節在今日可以扶持三綱蓋指此也至八
年檜再相孫近李光並參政事公以徽猷閣直
學士致仕列其事于朝十二月省劄下公開具

繳申押劄子者三人也明年正月二十九日詔
送史館勅下禮部牒公照會牒尾侍郎馮檄也
今六十餘年而公曾孫公起以公手橐及省部
真本范冲忠義相勉之書聯為一軸將刻樂石
傳之來世屬某題其後惟胡文定公以春秋學
為諸儒倡結知高宗其褒貶是非得聖人之公
乃獨以扶持三綱推許向公其有功於名教昭
昭矣贅言何益姑為記其歲月云

東坡秧馬歌跋

東坡蘇公年五十九南遷過秦和縣作秧馬歌
遺曾移忠心聲心畫惟意所適如王湛騎難乘
馬於羊腸蟻封之間姿容既妙回策如縈無異
乎康莊殆是得意之作既到嶺南徃徃錄示邑
宰予家亦藏一本然不若初本尤精李璆適潤
之語庶幾得其髣髴今傳三家乃至嚴臨猶幸
不出一邑所謂楚人亡弓楚人得之也近歲移

忠姪孫之謹已譜農器成公素志予嘗為之序
其與禾譜並傳無疑矣璆字西美宣和中書舍
人紹興四年守廬陵此必當時所題也

跋胡邦衡奏劄槩

歲在戊申高宗策士淮海胡忠簡公年二十有
七因御題問治道本天天道本民公首答云湯
武聽民而興桀紂聽天而亡今陛下起干戈鋒
鏑間外亂內訌而策臣數十條皆質之天不聽
於民又謂宰相非晏殊樞參非杜衍韓琦范仲
淹既批逆鱗復侵當軸聖主獨察其忠擢冠魏
科是時直聲已著搢紳間後十年當紹興戊午
以密院編脩官上書乞斬宰執時年三十七直
聲遂震于夷夏尚有可諉曰年壯氣剛也已而
竄逐嶺海去死一髮隆興初然後還朝攝貳夏
官年已六十餘議論益少卑之今覽奏劄殘槩
忠憤悛厲視戊申戊午反有加焉其孫知邕州

觀將刻石傳遠見屬一言夫人之生也有血氣
有浩然之氣少而剛老而衰血氣也衆人以之
秉彛好德養之以直塞乎天地少老如一浩然
之氣也忠簡公以之

跋仲謨尚書奏稟

紹興初高宗駐蹕臨安外禦強敵內綏疲民六
宮百司事務紛至版曹帥漕鮮能稱職惟縉雲
梁公仲謨迭處三省治繁以簡轉難為易士大
夫徃徃比漢趙張唐晏巽而已今觀奏稟近二
十紙當虜來來成公數奏其情多詐昔與遼人
戰爭議和至十有二卒墮其計今豈可不審旋
詔遣歸朝人北還公引宣和靖康覆轍及近遣
趙榮王威彼皆用之顧為龜鑑是時朝論方倚
張俊抑劉錡公乞令俊分兵進屯廬壽錡駐鎮
江以備江陰許浦福山仍戒韓世忠臨敵持重
至有二府不為諸將所服推發英斷毋失機會

之語又乞召楊沂中還為行在不測之衛又言秦丞相檜用厚樓炤謀以川陝付胡世將乞選知兵者助之其他如淮西不可棄捷報多失實岳飛宜以樞臣總帥江漢劉錡既帥荆南當留部曲為之爪牙至於諸路水災浙東經界擾民織悉具奏不特此也十五年四月彗出東方秦自草赦文云永惟再造之邦當有維新之政宜除舊弊用表中興方且矯誣遷就而公乃論政事失當左右前後不思所以答天心者盍依故事降詔求言此雖間兩社任言責議論未必敢爾而公不以典郡廢論思獻納之義忘寢與食鬚髮為白然後知高宗欲大用公蓋察其愛君憂國密裨廟筭非專以才術過人也惜乎命有所制不能展盡底蘊肆其諸子或以文采或以治行自昭于世傳謂臧文仲有後於魯宜哉嘉泰壬戌九月戶部郎官總領淮浙軍馬錢糧季

益公文選 卷三 百十三
秘以示周某敬題其後

跋楊無咎畫秋蘭

鄉人徐丙字漢章博於學而贍於文示予楊无
咎手畫香草題曰秋蘭後有兵部侍郎章茂獻
國子博士湯君寶跋語其說特未定也予老而
學圃聞諸園丁則曰春蘭夏正秋蕙冬蓀莖葉
花色及多寡徃徃不同予異其說徧以古書考
之屈原離騷經紉秋蘭以為佩張衡東京賦秋

蘭被涯又思玄賦幽蘭秋華曹植朔風詩秋蘭
可喻潘尼贈河陽詩流聲馥秋蘭之類此言蘭
以秋而花也屈原九歌春蘭兮秋菊隋煬帝煙

花錄用陸機庭中竒樹詩歡友蘭時徃注春時

也梁元帝詩春蘭本無絕唐太宗詩春暉開紫
苑淑景媚蘭湯之類此言蘭以春而花也宋玉
招魂光風轉蕙汜崇蘭抱朴子春蕙秋蘭陸機
悲歌行卷芳傷客心蕙草饒淑景是蕙亦可言

春矣本草圖經蕙七月中旬開花至香是蕙亦可言秋矣故騷經曰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

為茅

說文荃蕙同音文選以蕙壁為荃壁

蓋合四者而言之湘君

歌亦云薜荔拍兮蕙綢荃橈兮蘭旌湘夫人則

並言蕙壁蘭橈蕙榜芷葦司馬相如長門賦擗

芬若以為枕席荃蘭而蕙香乃知四時香草同

出異名葉常青而花隨時自屈宋至漢唐皆於

蘭蕙互言春秋豈特邵伯溫見聞錄證黃氏之

誤而已然則圖丁之說未為無據所謂禮失求

之野歟



